

现代日中书道团体的交流

——以“鸣鹤流”天溪会与西泠印社为例

张 米 琪

The interchange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calligraphic groups

—— Taking the Tenkeikai Society and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as an example

ZHANG Miqi

Tenkeikai Society and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are two calligraphy groups active in modern Japan and China. The two groups were linked by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alligraphers Kusakabe Meikaku and Wu Changshuo. This paper takes early contacts between Kusakabe and Wu as the starting point, traces their early contacts and the interchanges between Tenkeikai Society and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under their respectiv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exchange Japanese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groups.

Keywords: Tenkeikai Society,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calligraphy group,
cultural exchange

关键词：天溪会、西泠印社、书道团体、文化交流

前言

伴随社会的发展，书法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在传播、交流的形式上也有更加近代化的改变，其中最显著的便是结成了众多书道团体。团体的形成促使拥有共同目标的书法家集结在一起，不仅扩大了书法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力，同时开办展览、举行研讨会等活动也让书家们得到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鸣鹤流”天溪会虽然并非是日下部鸣鹤所创建，但它是以鸣鹤的学书理念作为团体的核心指导而运行。而西泠印社的初代社长则为吴昌硕。由于二人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且在日中书坛都有极大的影响力，使得天溪会和西泠印社能够成为当今具有代表性的书道团体。

以往关于书道团体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对某个团体的个案研究，而有关团体与团体之间互动的研究则较少。故本文试图以日下部鸣鹤、吴昌硕二人作为切入点，同时参考天溪会与西泠印社共同编纂的《信可乐

也》¹⁾一书，对分别继承了二人学书理念的书道团体进行更加深入地了解，由此探究日中书道团体之间的交流情况。

一 日下部鸣鹤与吴昌硕

由于天溪会和西泠印社两团体是通过日下部鸣鹤和吴昌硕所产生的联系，所以首先对二人的经历及他们的结识、交往进行探究。

日下部鸣鹤（1838-1922）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碑学派书法家，也称为日下部东作，字子暘，初号东屿、翠雨，后改为鸣鹤，生于近江彦根（今滋贺县）。与中林梧竹、岩谷一六并称为“明治三笔”。鸣鹤在书学方面提倡书写汉字，尤其精于碑学书风，而形成这一风格的主要原因是在明治十三年（1880）受到了杨守敬的影响。出于兴趣，杨守敬来日时携带了很多金石碑刻的拓本，这一行为却为日本书坛带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书派别“碑学派”，鸣鹤便是开启此派别的首批书家之一，他与岩谷一六、松田雪柯在当时成为日本碑学派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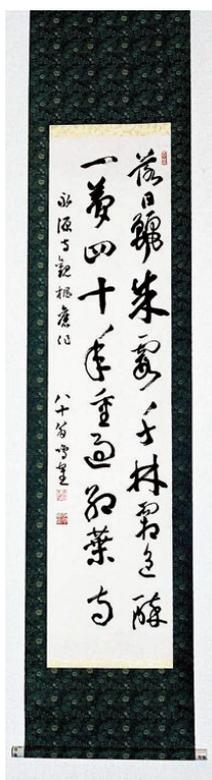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多别号。浙江省孝丰县（今湖州安吉县）人，对书画篆刻都精于研究，是当时在中国、日本都享有盛名的书法家。“清末海派四大家”之一，集诗、书、画、印为一身，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艺术名家。同时也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

鸣鹤与吴昌硕二人的结识始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鸣鹤漫游中国期间。这部分的相关内容，在笔者《关于日下部鸣鹤及其在中国的漫游》²⁾一文中有更加详细的考察，在此不多做赘述。总之，为探访中国的金石碑刻原迹，鸣鹤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亲自来到中国游览江浙地区，并在此期间初次结识了碑学代表吴昌硕，且在鸣鹤返日后二人还保持着书信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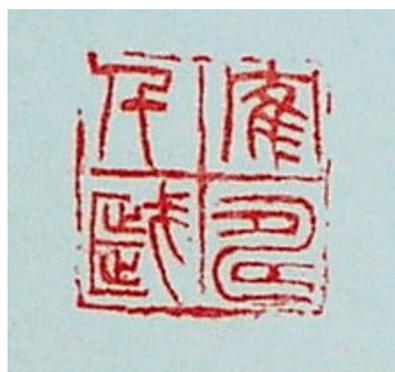
鸣鹤与吴昌硕相互敬仰，关于二人的平日交往，在《关于日下部鸣鹤及其在中国的漫游》一文中曾简要提到吴昌硕曾赠给鸣鹤“日下东作”印。在此，对二人的交往互动进行一些补充。首先，除“日下东作”印外，鸣鹤的行草书作品《永源寺观枫旧作》（图片1，此图来源别府史风“近代日本の書”网络连载第一回日下部鸣鹤）中落款处也出现了两方吴昌硕送给鸣鹤的印章，分别是朱文印“奎寿千岁”（图片2）以及白文印“间云万里”（图片3）。

1) 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

2) 张米琪《关于日下部鸣鹤及其在中国的漫游》（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文化交渉』第11号），第107-122页。



图片 1



图片 2



图片 3

此作品纵长135厘米，横32厘米，落款为“八十翁鸣鹤”，“鹤”古时通“鹤”，可知此作品应为鸣鹤八十岁时书写，也就是大正六年（1917）。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3日，鸣鹤的门人们在东京日本桥俱乐部为鸣鹤开办了盛大的寿筵。由朱文印内容“雀寿千岁”可推断，这方印或许便是吴昌硕为祝贺鸣鹤八十岁寿辰所刻。书法作品内容为鸣鹤的自作诗，内容为：落日丽朱霞，千林霜色醉。一梦四十年，重过红叶寺。

吴昌硕还曾作《墨梅图》（图片 4，此图收录于《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³⁾ 第40页）赠送给鸣鹤。

据《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所记，作品纵为144厘米，横为40厘米，又根据作品左上方的题款“光绪癸卯花朝客扈上”，可知此图绘于1903年春夏之际，也就是吴昌硕59岁时。在画的下方吴昌硕还为鸣鹤题诗一首：“寥空一鹤翔，归梦蹶扶桑。冷抱琅玕刻，间栖石鼓堂。冻梅寻伴侣，短札羨康疆。想见论书处，南天忆古狂。”⁴⁾ 诗中写到鸣鹤每日手持碑刻研究，累了便小憩在书房，表达了吴昌硕对鸣鹤钻研金石碑文的敬佩以及能够和鸣鹤结交的愉悦之情。落款为：鸣鹤先生正，诗吴俊卿。可见此诗也是吴昌硕专为鸣



图片 4

3) 陈振濂《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

4) 此诗也被收录于朱关田校辑《吴昌硕题画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鹤所写。右下侧小字题款为：“先生有石鼓堂论书三十首，古狂予自谓也。又记。”

同年，吴昌硕还留有题跋《题日下部鸣鹤肖像》，内容为“鹤翁嗜鹤同鹤眠，放鹤直扑沧浪天。孤山癖好今有两，右军书法徒争先。往岁南游共诗社，玉兰花下桃花渠。更忆长髯艾居士，苦吟拈断随翁坐。风尘回首愁煞人，南天东海同游民。鸣鹤先生笑笑，癸卯五月吴俊卿。”⁵⁾表达了吴昌硕在同鸣鹤分别多年后的思念。而关于吴昌硕题跋的原由，陈振濂在《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⁶⁾一书中有所考证。鸣鹤的弟子山本竟山曾携带鸣鹤的照片到访中国，在拜访画家陈年时得到了陈年按照此照片绘画的鸣鹤肖像图两幅，但当时陈年并未题款，所以肖像图上没有文字。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山本竟山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他携带着陈年所画的两幅鸣鹤肖像画，并请吴昌硕和杨守敬在两幅肖像画上均书写题跋，一件自己保存，一件送给恩师日下部鸣鹤。

二 日下部鸣鹤与天溪会

1 天溪会的建成与发展

天溪会是日本民间的书道团体，由鸣鹤流的第四代传人南鹤溪于1970年8月创立，时任会长为冈村天溪，南鹤溪为主事，每年5月开办天溪会书道展。如今天溪会在日本各地大约有500名会员，社址在东京⁷⁾。天溪会注重汉字的学习，不仅在国内开设书法作品展览，还多有组织去中国进行交流访问活动。较为遗憾的是天溪会虽然活动众多，但因为是民间的书道团体组织，所以如今并没有团体的官方网站等进行宣传。由于有关团体的沿革及团体组织的活动多见于零散的新闻报道，所以很难全面得知天溪会的各种动态。不过天溪会编辑部撰有《第二代御手洗南溪先生と第三代冈村天溪先生》⁸⁾一文，对从日下部鸣鹤到南鹤溪的鸣鹤流的师承关系进行了概述。以下进行简要介绍。

鸣鹤流的第二代传承人，也就是鸣鹤的门下弟子御手洗南溪，明治十年（1877）生于大分县佐伯市。本名嘉佑，字正乡，号南阳、南溪等。18岁移居大阪，24岁移居横滨，30岁时经过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副社长矢野龙溪的介绍拜入鸣鹤的门下，擅长楷书和隶书。昭和十八年（1943）6月21日去世，享年67岁。第三代传承人是冈村天溪，大正元年（1912）生于东京。由于其父亲和御手洗南溪为好友，所以冈村天溪在昭和六年（1931）拜御手洗南溪为师，不仅善书且精于篆刻，后被确立成为第三代鸣鹤流传人。南鹤溪本名阳子，号鹤溪，昭和十六年（1941）出生于兵库县。昭和三十八年（1963）8月16日拜入冈村天溪门下学习书法，并于平成元年（1989）在天溪会全员的见证下举行相传式，正式成为第四代鸣鹤流的传人。她也是三代传人中唯一一位女性书法家，此次相传仪式有《相传之证》作为纪念。

2 天溪会对日下部鸣鹤书学观念的继承

鸣鹤作为日本书坛碑学派的始祖，其书学观念中最为直观的便是推崇书写汉字。天溪会始终坚持这一

5) 见陈振濂《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较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

6) 陈振濂《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较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7) 相关介绍见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

8) 见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61-62页。

核心理念，遵从鸣鹤“文字学者にあらざれば書家にあらず。”⁹⁾（不是文字学者就不是好书法家），认为优秀的书家一定要精于汉字。但同时天溪会也并不排斥和样书法假名，他们认为汉字、假名各有其美学内涵，但不能混为一谈。“漢字は漢字専門に、かなはかな専門に、これが天溪会の勉強の方針である。”¹⁰⁾ 这一点从天溪会的学习方针也可看出，汉字假名要分开学习，各自精进。

此外，天溪会有《堂上训15则》，以下为原文揭示。

- 1) 文字ハ至上ノ命ナリ文字ノ外ニ文字ナシ
- 2) 堂上ハ神聖ニシテ冒スヘカラス 嚴肅ヲ宗トス
- 3) 扁額 書幅に禮シテノチ 堂主に辭儀アルヘシ
- 4) 堂主ハ一人タリ 二人アランヤ 堂主ニ命セラレタル他ノ者亦同シ責ニ任シテ重大ナリ克ク苦心セヨ
- 5) 堂ノ位置著席は豫メ定席アルニ似タレトモ 先後序列ナシ
- 6) 著席終ラハ本堂上訓ヲ誦スヘク堂主ニ命セラレタル者ハ直ニソノ一句ヲ説明スヘシ 一句以外ニ亘ルヘカラス 選擇ハ自由 解釋ハ自在
- 7) 堂上ハ人格識見ヲ陶冶スル訓育の庭 弟子タルノ道ニ碎心スヘシ 親和ヲ致シ輕侮ノ念アルヘカラス
- 8) 相互ニオイテ戒メルコトアルモ指圖ナシ 指圖ハ堂主ノミ濫ニ感情ヲ插マス
- 9) 師ヲ求メスシテ書ヲ翫ノ輩 當堂上加ハルノ資ナシ
- 10) 誤リハ相互ニ氣付クヘク學ヒテハ怠惰アルナシ
- 11) 議題ニ亘リテノ談論は聲高ラカニ風発スヘシ 甲論乙駁怯ムヘカラス 千言万言先後ナシ
- 12) 研鑽ノ場ニ對話私語ナシツツシメヤ 文字書ニアラサル雑談ノ類コレヲ禁ス
- 13) 談話中ノ筆記ハ堂主ノ許アル以外概ネ筆記ナシ 議論ノ外ハ筆記ヲ禁ス
- 14) 師範トハ世ノ師表タリ 天溪会精神ヲ正確ニ實踐スルノ場タリ
- 15) 蘭亭ニ出典サレタル「信可樂也」ハ永遠ノ希求ニテ忘ルヘカラス

以下为《堂上训15则》的译文：

- 1) 文字乃至上之生命，文字之外无文字。
- 2) 课堂神圣不可冒犯，须严肃。
- 3) 应先敬匾额书幅后礼师长。
- 4) 教师只一人，为教师者，责任重大须刻苦尽心。
- 5) 堂上位置虽有预设，然并无先后顺序。
- 6) 着席后，诵本堂上训，被教师点名者，即对其一进行说明，说明不可越过此条，可自由选择，亦

9) 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樂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61页。

10) 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樂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49页。

可自由解释。

- 7) 堂上乃陶冶人格见识之庭，为弟子者须恪守己道，亲和师友，勿存轻蔑之念。
- 8) 即有须指正之事，亦勿多言，训教指点乃教师之责，弟子不可僭越。
- 9) 无心求教学书者，不可留于堂上。
- 10) 铭记他人之误，学书者不可怠惰。
- 11) 议题之时可尽情高声谈论风发意气，无需怯懦，畅所欲言。
- 12) 学书钻研之地不可窃窃私语，亦不可传阅文字纸条。
- 13) 无教师许可不可记录笔记，议论之外笔记禁止。
- 14) 所谓师范乃世之师表，正确贯彻天溪会精神之所在。
- 15) 兰亭序之信可乐也，乃学书者一生之追求，不可忘记。

由《堂上训15则》可看出，天溪会课堂上的学习氛围是较为严肃的，或许与学习内容是作为传统艺术的书法有关，但同时也十分鼓励学生们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讨论。其中第1则前半部分提到文字是至上的生命，可见天溪会对于汉字学习的重视。后半部分“文字ノ外ニ文字ナシ”此句或可理解为要正确的使用汉字。换言之就是当下社会中有很多汉字乱用现象，天溪会作为继承唐样书法的代表提倡坚持学习正确的汉字，不能将汉字和假名随意结合自创文字。

第15则是学书当追求“信可乐也”。此句出自王羲之《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意思是抬头看到广袤的宇宙，低头看到繁盛的万物，借此开阔视野，足以尽享耳目的欢娱，实在是快乐啊。天溪会强调不能忘记追求内心的欢愉，认为书法的学习本质在于愉悦自身。这在鸣鹤的书论中似乎未有出现，但从鸣鹤的学书经历来看，他对书法的追求一直怀有极大的热情，为能更好的学习书法遂在日本国内外四处游历，观其一生的活动轨迹便能体会他对这种生活状态的乐在其中。所以天溪会也将这种追求愉悦的生活态度融入了团体的活动理念中。

三 吴昌硕与西泠印社

1 西泠印社的建成及发展

西泠印社创建于1904年，位于杭州孤山南麓，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金石书画的艺术团体。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主要有四位，分别是丁仁（丁辅之）、王禛（王福安）、叶铭、吴隐（吴石潜），均是当时中国善金石篆刻之人。西泠印社初期举行的活动更像是文人雅集，直至建社大约十年后，于1913年春日正式召开了第一届社员大会。大会上首先通过了西泠印社的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后推举吴昌硕为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

关于社团的活动，规定每年清明和重阳举行两次雅集，鼓励社员之间相互展示所藏、创作并进行讨论；每5年举行一次社庆活动，邀请各界学者名家来杭州聚会，举行大型的篆刻书画展览，开办学术研讨会、报告会等促进学术交流。如今西泠印社在日中书法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不仅每年会接待大批海外金石书画爱好者访问中国，社团每年也应邀去国外进行访问交流、开办展览讲座等。

同时西泠印社作为大型的书画团体也有自己的出版物，后来更是出版了如1979年创刊的《西泠艺丛》

及1985年创刊的《西泠艺报》等定期刊载的社团杂志¹¹⁾。

2 吴昌硕对西泠印社的影响

吴昌硕作为当时中国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担任初代社长带给西泠印社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首先是扩大了西泠印社作为艺术团体的功能性。将书法、绘画、诗文等艺术形式同金石篆刻一起融入了西泠印社的发展中，使西泠印社不仅只有刻印。

其次是基于吴昌硕本人的自身魅力。吴昌硕善交际、喜结友，其担任社长共计15年，期间许多人慕名而来加入西泠印社，使社内聚集了国内外的书画、篆刻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吴昌硕的日籍弟子何井仙郎（1871-1945）¹²⁾。通过蒋频《河井仙郎的翰墨缘》¹³⁾一文可知，何井仙郎原为鸣鹤的弟子，因为他十分敬仰吴昌硕便想去到中国学习，鸣鹤与吴昌硕交好便把吴昌硕在苏州的地址告知于他。由此，自明治三十年（1897）起，何井仙郎得以通过书信的形式和吴昌硕联系，并将自己所刻印石寄给吴昌硕请他指教。吴昌硕也欣然回应，并赠给何井仙郎自己的印谱对他进行鼓励。后明治三十三年（1900）何井仙郎渡海来到中国，拜入吴昌硕门下。在西泠印社建立初期，何井仙郎便以外籍身份加入了西泠印社。可见吴昌硕与鸣鹤二人的结识也为日中书法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良好的渠道。

由于有何井仙郎等日籍社员的加入，从中大力推动了日中书画篆刻界交流，不仅使西泠印社能够在日本举行展览，登上了国际的平台，也让众多日本书画、篆刻家在中国成功开办了展览。

四 天溪会与西泠印社的交流

1 天溪会与西泠印社的交流活动总结

天溪会和西泠印社由于有鸣鹤、吴昌硕二人作为联系桥梁，团体之间多有互动。首先，根据《信可乐也》书中内容及相关报道，对天溪会和西泠印社共同组织的交流活动进行总结。

以昭和六十三年（1988）8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冈村天溪书法展开幕式为契机，天溪会开始组织社员们积极进行中国访问活动。同年，天溪会主事南鹤溪及其他访中团代表们共同行至灵隐寺观音洞（大多文献中记为紫云洞，实为讹误，详细说明见下文“3对鸣鹤紫云洞题名的纠正”¹⁴⁾）观看鸣鹤的题名。

1989年，天溪会会长冈村天溪书写信件《沙孟海先生への手紙》¹⁵⁾给当时西泠印社的社长沙孟海，表达了对两团体能够通过吴昌硕和日下部鸣鹤的结交而进行跨国交流的欣喜，同时在信中冈村天溪也表示如今汉字书法的荒废及乱用现象频发，而天溪会作为鸣鹤流的传承者坚持学习汉字书法，期望两团体能够共同努力，积极推动日中书法的文化交流。

1990年，西泠印社的副社长刘江带领西泠印社社员到达日本访问天溪会，并在东京鸣鹤墓碑前进行拜

11) 有关西泠印社成立之经纬，可参考西泠印社的官方网站。

12) 何井仙郎名得，号仙郎、荃庐，日本京都人。书法师承日下部鸣鹤，得六朝风范。篆刻主学浙派，也涉及赵之谦与徐三庚。

13) 见《美术报》24/书法，2017年6月3日。

14) 见本文第584页。

15) 原文掲載于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86页。

祭。

1991年恰逢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之际，天溪会组织访中团127人来到杭州，两团体共同举行纪念活动“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铭志碑揭幕式”。同年，天溪会的领队南鹤溪在中国杭州举行了个人的书法展，这次展览在日本《朝日新闻》（1991年8月21日）、中国的《浙江日报》（1991年8月25日）中都有刊载。

1992年8月，天溪会在绍兴市兰亭建信可乐也碑

1993年11月，天溪会和西泠印社共同编纂的《信可乐也》一书开始发行。

2 《吴昌硕 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铭志》碑的建立

西泠印社内立有《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交百年铭志》，在笔者《关于日下部鸣鹤及其在中国的漫游》中曾根据碑文内容讨论了鸣鹤与吴昌硕二人的结交经过。在此对石碑的形制、碑文内容及有关天溪会 and 此碑的一些问题进行补充。首先揭示碑刻释文：

吴昌硕 日下部鸣鹤结交百年铭志

伟哉！吴昌硕大人。先生作为清代文艺盛期最后之巨人，以芳悖清雅之行事，非凡不易之书法，永放千古光芒。先生擅诗、书、画三绝，加之篆刻雄伟多彩，诚不容他所追随，瞻仰高峰，令人惊叹，望尘莫及。日下部鸣鹤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实现访华之夙愿，于杭州飞来峰刻石纪游。同时，东海书生最先结识吴昌硕，肝胆呼应。文人墨客之金契立于此。

日下部鸣鹤由衷敬仰吴昌硕发现了近代书风之源泉，吴昌硕亦赞赏鸣鹤之伟材，极称其书法。两人互咏，诗中鸣鹤颂吴曰：海上漫传书圣名。吴则和曰：南天东海同游民。日中兄弟般慈爱如此，实令吾等后辈欣慕。西泠印社乃吴先生之故里，不愧为书法文化之源流，愿其永久垂范，训育后昆。今岁正当先师结友百年纪念，天溪会谨垂额跪拜献此碑。己巳岁春三月三日，日本国天溪会。

天溪会东京广尾信奉书法鸣鹤流，团结高声明净直席捲群少无余蕴。

会长冈村天溪，主事南鹤溪，受业川村真山。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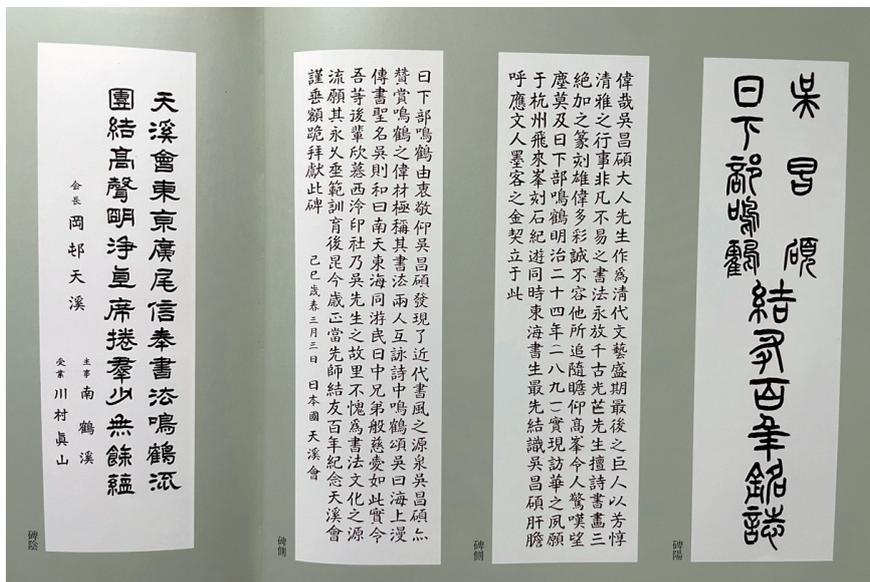
根据以上内容可知碑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题目“吴昌硕 日下部鸣鹤结交百年铭志”；正文第一段吴昌硕与鸣鹤的简介及结识经过；第二段鸣鹤与吴昌硕的交往及建碑原由；落款。

首先，关于碑的具体形制。通过南鹤溪的回忆：“碑は鳴鶴流第三代である岡村天溪の筆、刻字は中国杭州を本拠地とする半官半民の書道結社、西泠印社社員による篆書体、楷書体、隸書体で三百四十八文字。”¹⁷⁾可知此碑是由天溪会会长冈村天溪所书，而碑文的篆刻则是由半官半民的书道团体西泠印社的社员上石，全碑共有348字。四部分内容分别刻于石碑的四面，题目使用篆书刻于碑阳，也就是石碑的正面。而碑的侧面一般是镌刻立碑过程或聚资情况的文字，所以之后的两段叙事内容是用楷书刻于左右碑侧。最后的落款部分则用隶书刻在碑阴，也就是石碑的背面。此碑四面分别用了篆、楷、隶三种不同的书体书写，

16) 摘自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吴昌硕 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铭志碑文”（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16页。

17) 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24页。

由此也可看出主持建碑的天溪会对此碑的重视程度非常深。



上图为冈村天溪所书碑文，图片来源《信可乐也》第16-17页

其次对碑文内容做进一步解释。由落款可知此碑是由鸣鹤流的日本天溪会所立，落款时间为己巳（1989）春三月三日，又有碑文“今岁正当先师结友百年纪念”可知此时应为鸣鹤与吴昌硕结交百年纪念之际。这里由于碑文没有更加详细地说明，容易让阅读者产生己巳年（1989）是鸣鹤与吴昌硕结交百年纪念的错觉。但根据相关考证可知鸣鹤与吴昌硕的初次结交就是在鸣鹤漫游中国期间，也就是明治二十四年（1891），所以鸣鹤与吴昌硕结交百年纪念日应在1991年而非1989年。又根据《信可乐也》书中所记内容“结友百年碑建立”一章¹⁸⁾，可知此碑于1991年8月24日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举行揭碑仪式。所以碑文中“今岁”应是指石碑在西泠印社的建碑时间1991年，而已巳（1989）春三月三日是天溪会会长冈村天溪挥毫撰写碑文的时间，也就是建碑的两年前。

最后，关于此碑建立的起因，主事南鹤溪曾说：“百年前にこの二人の書法家が交わした熱い友情の証としてこの度の碑文建立となったのだが、これには我が師である岡村天溪の長い間の願いが込められていた。”¹⁹⁾可知，为吴昌硕及鸣鹤二人的友谊建碑是冈村天溪长久以来的期望。“これは、百年前の二人の書法家の友情の証であり、また中国と日本の書の交流の記念碑でもある。”²⁰⁾同时，此碑的意义也不仅是为纪念日下部鸣鹤、吴昌硕二人的结交，同时也体现出天溪会与西泠印社两团体对日中书法交流能够更加友好发展的期盼。

18) 见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18页。

19) 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24页。

20) 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24页。

3 对鸣鹤紫云洞题名的纠正

井原録之助《鸣鹤先生丛话》中有“西湖紫雲洞の題名”条²¹⁾，内容是鸣鹤自述在西湖、紫云洞等地游览的相关经历。以下是“西湖紫雲洞の題名”原文记载。

明治廿四年辛卯の夏、支那に漫遊した時、馮畊三が東道して呉れて西湖に遊んだ、……昭慶寺から一里半ばかり隔たりて靈隱寺がある、寺は有名な飛來峯の畔で幽邃な處である、又紫雲洞と云ふ洞穴がある、洞の崖間には、此處に遊んだ諸家が種々と題名してある、馮畊三が此の如く諸名士が題字を残して有るから、先生も何卒一筆鴻爪を留められたいといった、……筆を執って大日本明治廿四年六月日下部鳴鶴來遊於此と隸體に認め、刻料を附して靈隱寺の和尚にしよく囑んで置いた、……明治廿九年の二月頃、菊地默堂といふ人が偶然に尋ねて來た、……其時紫雲洞口を、ふと見上くれば、崖間に先生の題字が、いとも鮮明に刻してあった、之を見た時の嬉しさは……²²⁾

笔者根据以上内容，在《关于日下部鸣鹤及其在中国的漫游》一文中大致还原了鸣鹤在杭州游览期间的过程。“在西湖游览期间鸣鹤去了著名的灵隐寺、飞来峰和紫云洞。紫云洞在当时便是游览圣地，洞中多刻有游人们的题名，于是鸣鹤在兼任本次向导的笔匠冯畊三的劝建下便也书写了“大日本明治廿四年六月日下部鸣鹤来游于此”的隶书字样。……直到明治二十九年（1896），名为菊地默堂的日本画工拜访了鸣鹤。为了提升画技，学习南画（中国画）的菊地默堂同样渡清并游览了紫云洞，在那里他看到了鸣鹤的题名。……之后鸣鹤通过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速水一孔的帮助，得到了多张题名的拓本。”²³⁾ 这是笔者原先得到的结论。

但根据南鹤溪所述，鸣鹤所写的“大日本明治廿四年六月日下部鸣鹤来游于此”的原石字样并非保留在紫云洞，而是在灵隐寺飞来峰的观音洞中。发现题名原石的经过南鹤溪在《日中書交流の証 杭州碑》²⁴⁾ 中有相关记载。1986年为筹备冈村天溪在中国的书法展，天溪会会员川村真山来到中国。他曾根据鸣鹤自述地点“昭慶寺から一里半ばかり隔たりて靈隱寺がある、寺は有名な飛來峯の畔で幽邃な處である、又紫雲洞と云ふ洞穴がある。”²⁵⁾ 在紫云洞中寻找鸣鹤的题名。当时负责接待川村的中国官员刘鲁群曾提到，鸣鹤《西湖紫雲洞の題名》中记载的灵隐寺飞来峰与紫云洞并非同一地点。但由于鸣鹤自述为紫云洞题名，所以川村还是多次在紫云洞中寻找。由于多次无果，且紫云洞在文革期间被破坏严重，所以他认为鸣鹤的题名已经被破坏。之后川村返回日本，刘鲁群继续在中国寻找，最后是在没有相关记载的飞来峰观音洞中找到了鸣鹤题名的原石。“外事弁公室のスタッフから靈隱寺の飛來峯觀音洞に日本人の書があることを聞いた。ここは鳴鶴の刻字はないと聞かされた場所であったが、そこに案内した人が「これは偉い人の字だ」と言ったという。”²⁶⁾ 后南鹤溪在1988年8月作为日本书法展参观团的一员访问中国时，也同其他天溪

21) 见井原録之助《鸣鹤先生丛话》（昭文堂，1925年），第125-130页。

22) 井原録之助《鸣鹤先生丛话》（昭文堂，1925年），第125-128页。

23) 张米琪《关于日下部鸣鹤及其在中国的漫游》（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文化交渉』第11号），第113页。

24) 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24-25页。同时本篇文章也掲載于《日本经济新闻》。

25) 井原録之助《鸣鹤先生丛话》（昭文堂，1925年），第126页。

26) 西泠印社、天溪会《信可乐也》（天溪会出版，1993年），第25页。

会会员们一起去了灵隐寺飞来峰观音洞，在那里看到了鸣鹤的题名原石。

对于为何鸣鹤自述中的地点出现错误，目前没有定论，但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鸣鹤在中国漫游时对杭州的景区不甚了解，且由于语言不通偶尔还会和人进行笔谈，所以误把观音洞当成了紫云洞，故在他的相关自述中原石地点均为紫云洞。二是当时鸣鹤确实是在紫云洞中挥毫，但由于后续镌刻上石的事务鸣鹤并未亲自参与，所以是灵隐寺的和尚将题名刻在了飞来峰观音洞中。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鸣鹤自述中紫云洞的讹误都是通过两团体之间的交流、沟通才得以纠正，由此也体现出日中团体相互交流在文献考证上的重要作用。

结语

天溪会和西泠印社之所以能够在众多书道团体中选择彼此互动交流，依靠的是百年前日下部鸣鹤与吴昌硕的交好，亦是出于两团体期望促进日中书法文化交流的共同信念。所以本文以鸣鹤与吴昌硕入手，首先对二人的交往及两团体与二人的关系进行讨论。

在考察两团体活动的同时，也能够发现它们在运营中的一些异同。可以看到两团体都有进行书画、篆刻的作品展览，举办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并且都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社员们频繁来往于日中进行访学交流。不同点则更为显著，天溪会设有自己的书法教学课堂，可以指导社员进行书法学习，由此推断天溪会更加注重书法的普及教育，关注书法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相比之下，西泠印社的成员则大多都是已有艺术功底的书画家、篆刻家。且西泠印社更加注重自身的宣传，印社有独立的官网、杂志等，各方动态均可以随时进行查询。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西泠印社本就半官半民的团体性质有关，社员大多都隶属于政府文化部门，这和纯民间组织的天溪会有较大区别。

同时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交流也在文献考证方面有积极地意义。如文中所述，鸣鹤题名原石的位置并非文献中的紫云洞而是观音洞。如果更多的书家们有机会能亲自实地探访古时的文献记载，或许能够发现并证实更多文献中的讹误。

以上，是有关天溪会和西泠印社两团体交流情况的考察。

